

为人母,方知母之爱

余倩/文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龙应台《目送》

我的母亲是不是也经常在我紧闭的房门前踌躇,犹豫着该不该敲门唤我出来吃饭?是不是在楼上看着出门约会的我轻快的背影,内心担忧不已?是不是望着手指飞扬聊着微信的女儿,努力想找话题却不知如何开口?多少次她把送我到车站,告别后是否也期待着我回头再一次挥手?

而我,却是习惯了清晨醒来她在洗衣的水流声,习惯了进了家门她在厨房切菜翻炒的身影,习惯了饭后她把切好的水果端放在我面前,习惯了她为我做得很多很多事……

女儿出生那晚,母亲在我病床头的小板凳上,坐了整整一晚——盯着刚出生的小家伙,也盯着挂了一夜盐水的我。聊起我出生时的情形,她有些兴奋,眼里发着光。我听到孩子第一声哭声,在手术台上哭了。她说,所以只有等你自己经历了,才能懂得为人母的心情。



是啊,何止是知道呢——这个小家伙,现在只是爱胡乱啃咬任何靠近她嘴巴的东西,需求没得到满足还会用哭表达抗议,半夜饿了只会哼哼唧唧胡乱蹬起小腿踹。但是很快,她会咿呀学语,跌跌撞撞地学会走路,之后便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也许长大后的她会像她妈妈一样,在墙角某处花一个下午的时间观察蚂蚁,在学校操场上恣意奔跑撒欢,在角落打开男生塞给的情书……有一天也会在妈妈操心的目送下离开这个城市,渐行渐

远。而她的妈妈,也会在她需要的时候,成为她最大的支持者和最坚实的后盾。

从此,我也有了软肋。也知道,自己是母亲的软肋。

工作日的早上,收拾完女儿交给母亲,一边穿鞋,一边接过她准备的早餐,突然有些恍惚——多少年前,不就是这样么,一边匆忙地背上书包,一边啃着她塞过来的早餐去上学。

于是,抱过女儿亲吻她的脸颊时,也亲了亲母亲:老妈,辛苦你了。

给母亲(组诗)

文/白夜

◆ 母亲的小吃店

大雪。浙西山区
万籁俱寂的凌晨
万物都躲在洁白的大地上酣睡
石拱桥头,低矮的木板棚
一缕青烟从梦中袅袅升起
刺骨的寒风,像冰刀子

母亲像往常一样
起床,生火,和面
到山湾里挑甘甜的清泉
东方的天空刚露出了鱼肚白
母亲的双手
正使劲地搓揉着面团
一股馒头的醇香和着油盐酱醋
慢慢弥漫开来

◆ 阳光如布匹

阳光如布匹,从天空中倾泻而下
将整个房子都包裹起来

年过八旬的母亲,头发花白
身体硬朗。戴一副老花眼镜
安静地坐在阳台上
仔细地挑选着,陈年的豆子
——将混在其中的沙砾细细挑去
像从生活里一点点剔除
——忧伤

阳光如布匹,从天空中倾泻而下
年过八旬的母亲
静静地干着力所能及的家务
她已经没有太多的光阴用来拾掇
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阳光如布匹,从天空中倾泻而下
这如布匹般的阳光呀
如母亲,在暮色中一点点褪去——

◆ 山核桃

一位母亲多年未见面的同学
来家中做客
母亲利利索索地
从厨房里洗了水果
又从柜子里
取出山核桃、花生瓜子——

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
手拉手,坐在客厅里
回忆过去,家长里短
好像时光回到了60多年前
好像她俩都年轻了好几十岁

母亲
一个劲地要老同学吃东西
又拿来小锤子
戴上老花眼镜
小心翼翼地敲开几只又黑又硬的山核桃
像是撬开自己
要把历久弥香的心——
递给对方

◆ 交接

多年以来,我竟然没有仔细端详过
这个生养 哺育 默默为我
操劳一辈子的女人
她现在四肢迟缓蹒跚
躯体也微微躬曲
黑色森林,白发霜降
秋风初起的夜晚
秋寒鞭了一下我的筋骨
我侧过身,望着身旁另一个
默默忙碌的女人
她身子娇小,如母亲年轻时
手巧,利索——

◆ 五月,母亲

五月的午夜,微风轻轻吹拂
隔壁卧室,传来阵阵均匀的鼾声
这是母亲的呼吸,是五月土地淳朴的
气息。这么多年,她的儿子四处漂泊
母亲却一直没有离开生养我的故土
这个五月,母亲就在我的身边
这午夜传来的声音
多么熟悉,又多么陌生
山泉 草木 蔬菜瓜果
秧田和土疙瘩的气息一股脑儿涌上来
就如我睡在家乡的梦床上
一阵阵均匀的鼾声
让我舒坦 平静 安心
五月的微风轻抚
我想起躺在母亲怀里熟睡的旧时光了

◆ 母亲,清晨

母亲总是比大山醒来得早一些
她出门去的时候,太阳还躲在大山
后面,等待分娩

窸窣窣的脚步声,我没听见
吱吱呀呀的开门声,我没听见
山风里,此起彼伏的犬吠声,我没听见
但我可以想象得到。
孤星 残月 古巷 石桥
高大的古樟树,树影婆娑
清晨去山涧取水,是山里母亲开门第一事
我的母亲,出门前一定会用
青花头巾,包好半个世纪的偏头痛

等我醒来,饭菜已熟。书包和饭盒整齐
地摆在桌上

屋里只剩我一个。水缸清澈,一张睡意
蓬松的脸